

# 《新三娘教子》

## 主要角色

王春娥：青衣  
薛保：外  
薛子奇：老生  
薛倚：小生  
张氏：旦  
刘氏：旦

## 注释

《新三娘教子》，系连合《机房教子》、《忠孝牌坊》（即《双官诰》）等折而成。剧情虽多，仍原本之旧。而即此连合组织，及唱白词句，均修正雅驯之雨端，已有独立价值。盖向例唱《教子》自《教子》，唱《双官诰》自《双官诰》。人家看了《教子》，只知三娘之贤德贞节，薛保之忠义耿耿，却均未见其好报应。人家单看《双官诰》，又只见其荣耀写意，却不知其荣耀写意之从何得来。老于顾曲者，虽多知其出处，谓此剧中之戴凤冠霞帔者，即是《教子》中断机而手执家业之三娘。此剧中之主人待之如兄弟，尊荣安富者，即是《教子》中忠义耿耿之老薛保。此剧中之头插金花、身穿大红圆领者，即是《教子》中之手拊书包、终听后母教训、勤谨上学攻书之薛倚哥。然当场眼中不得见，则其观感终有异也。大错亦以为无论善恶果报，做戏终宜做有结局之戏为是。故对于此剧，有“即此连合组织”，“已有独立价值”之语。至于剧中情事，则以本考《教子》与《忠孝牌坊》两剧中已考之详矣。惟此本于教子前，又多两幕开头戏，为小异耳。

## 根据《戏考》第三十五册整理

### 【第一场】

（薛保上。）

薛保	（二黄摇板）	恨不幸老东人镇江命染， 留下了小主人岁月饥寒。
	（白）	老奴薛保。自从主人遭变，不想大娘、二娘，顿忘结发恩情，欣然再醮。把一个三四岁的小官人，狠心撇下。若无王氏三娘，守住薛门，可不绝了先老爷的宗嗣。嚇，只恨那大娘、二娘，二个狠心的妇人，临出门时，把囊资罄卷一空。苦怜吓！弄得衣单食缺。幸亏三娘善能针指，趁些手工钱，买米度日。又送小官人到学堂中攻书。不觉过了五六年光景，老汉今年已七十岁，幸靠天地，手脚还健，只是做不得重难生活。只好做几双草鞋，相帮糊口。天吓，但愿我再活几年，看小官人长大成人。我就死而无怨矣。这且不言。前日三娘言道，要想亲自夜间，督小东人读书，只是没有灯油。故此今日，将草鞋了换些灯油在此。也好与小主人夜间用功。正是：
	（念）	茕茕孤寡实堪伤，针指攻书各自忙。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白）	来此已是，待我进去。
		吓三主母，灶上可曾收拾完么？
王春娥	（内白）	收拾完了。薛保你往哪里去了？
薛保	（白）	我么，昨日做成几双草鞋，去往大街换得灯油在此。也好与小主人，夜间用功。
王春娥	（内白）	如此甚好。你去歇息去罢。
薛保	（白）	我吓，此时眼力还济，要赶几双草鞋。吓三主母，你我把生活做起来，手中略放松些，就不够用度了。
王春娥	（内白）	今早人家拏几件旧衣服，在此补缀。补缀一毕，就到机房织娟便了。
薛保	（白）	好吓。好一位明白的三主母。正是：
	（念）	不将辛苦艺，难近世间财。

（薛保下。）

### 【第二场】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子) 守冰霜贞节为本，效寡居教子成名。  
(念) 可叹儿夫丧镇江，每日织机度日光。但愿我儿龙虎榜，留下美名万古扬。  
(白) 奴家，王氏春娥。配夫薛广，去往镇江贸业，不想命丧镇江。多亏薛保搬尸回来，可恨张、刘二氏，见儿夫一死，一个个另行改嫁。是我对天洪誓大愿，永不改嫁。抚养前房之子，取名倚哥，南学攻书去了。我不免机房织娟便了。正是：  
(念) 云露不知天早晚，雪深那晓路高低。  
(二黄慢板) 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想，  
思想起我儿夫好不惨然。  
遭不幸薛郎去镇江命染，  
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还。  
奴好比南来雁失群无伴，  
奴好比破梨花不能团圆。  
薛倚儿好一似无弓之箭，  
老薛保好一似浪里舟船。  
将身儿来至在机房织娟，  
等候了我的儿转回家园。

薛倚 (内白) 走吓。  
(薛倚上。)

薛倚 (二黄慢板) 有薛倚在学中来把书念，  
怀抱者圣贤书转回家园。  
众学友一个个说长道短，  
他道我无亲娘好不惨然。  
因此上回家去——

(薛保上。)

薛保 (白) 这般时候，还不见东人回来，待老奴外面看来。  
(薛保开门看。)

薛倚 (二黄慢板) 与母分辨，  
又只见老薛保站立门前。  
(白) 参见薛保。  
薛保 (白) 东人回来了？  
薛倚 (白) 回来了。我妈呢？  
薛保 (白) 你母亲在机房织娟。  
薛倚 (白) 带我去见。  
薛保 (白) 且慢。随老奴后面用饭。  
薛倚 (白) 见过我妈，再来吃饭。  
薛保 (白) 你就要来吓。  
(笑) 哈哈。  
薛倚 (白) 就来的。  
(薛保下。)

薛倚 (二黄原板) 听说是我母亲机房织娟，  
走上前施一礼儿问娘安。  
(白) 参见母亲。  
王春娥 (白) 罢了。儿吓，回来了？  
薛倚 (白) 回来呢。  
王春娥 (白) 为何今日下学甚早？  
薛倚 (白) 先生不在学中，故而回来甚早。  
王春娥 (白) 拿书来背。  
薛倚 (白) 妈吓，吃完了饭再背书。  
王春娥 (白) 背了书再去用饭。  
薛倚 (白) 要背就嘚背。  
王春娥 (白) 将脸朝外。

薛倚 (白) 是。

王春娥 (白) 背吓。

薛倚 (白) 妈吓。你忘了书尾。

王春娥 (白) 自有忘了书头，哪有忘了书尾的道理？

薛倚 (白) 不错，忘了书头了。妈吓，你提我一句。

王春娥 (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薛倚 (白)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王春娥 (白) “为”——

薛倚 (白) 妈吓，咱们家里为什么？

王春娥 (白) “为人谋而不忠乎。”

薛倚 (白) 哦。“为人谋而不忠乎。”唬唬唬。香炉瓦灯唤唤唬。

王春娥 (白) 往下背。

薛倚 (白) 往下背。

王春娥 (白) 叫你往下背。

薛倚 (白) 叫你往下背。

王春娥 (白) 咀。

薛倚 (白) 咀。

王春娥 (白) 指望儿在学中攻书，谁想儿去外面贪顽。贪顽不知要紧，岂不误了儿的青春年少？还不与我跪了。

薛倚 (白) 要跪就碍跪。

(薛倚跪。)

王春娥 (白) 畜生吓！

薛倚 (白) 畜生吓！

王春娥 (二黄原板) 小奴才不读书把娘气坏，有几个年幼人儿且听来：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太宰，石敬瑭十三岁拜帅登台。三国中周公瑾名扬四海，七岁上学道法人称将才；十三岁在东吴挂印为帅，烧曹兵八十三无处葬埋。那都是父母养非神下降，难道说小奴才禽兽投胎也罢！

(白)

(王春娥执家法。)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手执家法将儿来打，

薛倚 (二黄摇板) 你打别人孩儿好不害羞。

(白) 妈吓，你要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你打别人的孩儿，好不害羞，好不害羞！

(王春娥气。)

王春娥 (白) 儿吓，这两句话，哪个教道于你？

薛倚 (白) 儿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两句话，还不会说么？

王春娥 (白) 话到是两句好话，可惜儿太讲迟了。

薛倚 (白) 你今天不打我，我还不说呢。

王春娥 (哭) 哎天吓！

薛倚 (白) 哎地吓！白相去哉！

(王春娥哭。)

王春娥 (二黄原板) 小奴才一言问住了我，闭口无言王氏春娥。叫一声薛郎夫阴曹等我，等候了苦命妻去见阎罗，我那薛郎夫吓！

(薛保上。)

薛保 (二黄原板) 小东人下学来机房闯祸，

王春娥 (哭) 好一似火上又把油泼。  
薛保 (二黄原板) 哎呀！  
三主母在机房啼哭闷坐，  
转面来问一声东人倚哥。  
(白) 东人！  
薛倚 (白) 干什么？  
薛保 (二黄原板) 你的母亲教训你非为之过，  
为什么将好言当作了恶说？  
东人哪！  
薛倚 (白) 你少管我们家里事。  
薛保 (白) 暖！  
(二黄原板) 这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  
教子不严来师之愆。  
老薛保进机房双膝跪落，双膝跪落，三娘吓！  
问三娘发雷霆却是为何？  
王春娥 (二黄原板) 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  
三娘言来细听根苗：  
自古道养娇儿终身有靠，  
又谁知小奴才平白无故半路途中跌了奴一跤。  
薛保 (二黄原板) 劝三娘休得要珠泪双掉，  
老奴言来细听根苗：  
千看万看看东人年纪小，  
望三娘念东人下世早只留下这一根苗，必须要轻打轻责，饶恕他一遭，下次不饶。  
王春娥 (二黄原板) 你道他年纪小心不小，  
说出话来亚赛钢刀。  
自古道人无千日好，  
花开哪有百日姣？  
织什么机来把什么子教，  
(白) 也罢！  
薛保 (白) 三娘忍耐了罢。  
王春娥 (二黄摇板) 割断机头两开交。  
(王春娥哭，割断机头。)  
王春娥 (白) 哎吓！  
薛保 (白) 哦！  
(二黄摇板) 见三娘怒冲冲把机头割断，  
唬得我老薛保胆战心寒。  
走上前来好言相劝，  
尊一声三主母细听根原：  
都只为老东人镇江命染，  
是老奴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搬尸回还。  
(王春娥哭。)  
薛保 (白) 老奴好恨！  
王春娥 (白) 恨着何来？  
薛保 (白) 三娘吓！  
(二黄摇板) 恨只恨张、刘二氏她把心肠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郎。  
王春娥 (哭) 哎吓！  
薛保 (白) 老奴好喜。  
王春娥 (白) 喜从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喜只喜三主母发下洪誓大愿，  
你言道永不改嫁教训儿郎。

王春娥 (哭) 哎呀!

薛保 (白) 三娘不言, 老奴明白了。

王春娥 (白) 明白何来?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莫不是见那张、刘二氏心肠改变,  
你也要反穿罗裙另嫁夫郎?

王春娥 (哭) 哎呀!

薛保 (白) 三娘你要走只管去走, 你要嫁只管去嫁。

王春娥 (哭) 哎呀!

薛保 (二黄摇板) 留下老的老小的小在沿门吃讨,  
我也要抚养他薛门中后代根苗。  
哦哦哦, 好不明白的三主母吓!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我哭一声老薛保,  
叫叫一声老掌家!  
都只为小奴才下学甚早,  
我叫他拿书来背, 他一字他不晓,

薛保 (白) 三娘就该打。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手执家法未曾打下,  
他.....

薛保 (白) 他讲些什么?

王春娥 (二黄摇板) 他、他、他、他言道我不是他的亲娘。

薛保 (白) 三娘忍耐了罢。

王春娥 (哭腔) 啊啊啊, 老掌家吓!

薛保 (白) 哦!

(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回头埋怨小东人。  
(白) 东人这里来。

薛倚 (白) 干什么?

薛保 (白)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倚 (白) 你们二个人唱的半天, 怎么我的不是?

薛保 (白) 你下学回来一言冒犯你的母亲, 就该上前领责才是。

薛倚 (白) 什么叫领责?

薛保 (白) 就是挨打。

薛倚 (白) 挨打疼不疼?

薛保 (白) 焉有不疼之理?

薛倚 (白) 你晓得疼, 你替我去挨罢。  
(薛倚推。)

薛保 (白) 哎呀! 东人那去与不去但凭于你, 将老奴推倒在地。倘有不测, 看你母子怎生得了!  
(薛保哭。)

薛倚 (白) 你不要哭, 我去就是了。

薛保 (白) 待老奴教道于你。

薛倚 (白) 好你教我。  
(薛保取家法。)

薛保 (白) 现有家法在此, 顶在头上, 跪在你母亲面前。你就言道: “母亲吓母亲, 孩儿下学回来, 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 望母亲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 打儿一下, 如同十下, 打儿十下, 如同百下, 打在儿身, 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 她就不打你了。

薛倚 (白) 这两句话我会说呢。

薛保 (白) 东人回来。你母亲问你, 就说你自己讲的, 不要说老奴教道于你。  
(薛倚取家法顶头上。)

薛倚 (白) 我晓得了。  
(薛倚跪。)

薛倚 (白) 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妈吓，你饶了我罢！

王春娥 (白) 儿吓，你早有这两句话，免得为娘一场恶气。

薛倚 (白) 妈吓，这话不是我会说的，是老薛保教与我的。

薛保 (白) 三娘，老奴跪下了。

(薛保跪。王春娥起身。)

王春娥 (二黄三眼) 老薛保你莫跪一旁立站，

(薛保起。)

薛保 (白) 多谢三娘。

王春娥 (二黄快三眼) 骂一声小奴才细听娘言：

(二黄原板) 遭不幸儿的父镇江命染，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还。有为娘不改嫁为的哪个？都只为儿年小他年老，儿小他老、他老儿小，无倚无靠，娘心不安，

(白) 也罢。

薛保 (白) 三娘教训了罢！

王春娥 (二黄原板) 手执家法将儿来打，

薛保 (二黄摇板) 老薛保向前忙遮拦。你要打将老奴责打几下，你、你、你要打我的小东人，老奴心酸。

王春娥 (白) 呀！

(二黄摇板) 老薛保只哭的我心好惨，他主仆的恩情如山。走上前来用手挽，

(白) 儿吓！

(二黄摇板) 从今往后读书不要贪顽。

薛倚 (白) 母亲。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母亲今日教训一遍，从今后读书不贪顽。

薛保 (白) 着吓！

王春娥 (二黄摇板) 我的儿好好把书来念，

薛保 (二黄摇板) 要做高官有何难。

王春娥 (二黄摇板) 但愿得我的儿鳌头来占，

薛保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三娘教子万古传。

王春娥 (白) 薛保，我儿，来吓！

(薛保笑。王春娥、薛保、薛倚同下。)

## 【第三场】

(四青袍、薛子奇同上。)

薛子奇 (引子) 为国尽忠义，常怀一片心。

(念) 云淡风轻近午天，旁花随流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白) 下官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圣上见喜，官封上大夫之职。今特辞去官职，不免回家祭祖。

左右！

(四青袍同允。)

薛子奇 (白) 看衣更换。

(薛子奇换衣。)

薛子奇 (白) 退下。

(四青袍同下。)

薛子奇 (二黄慢板) 昨日里有人对我论，

这件是倒教我挂在心。  
朱买臣幼年不得地，  
他也曾休了不贤妻。  
一路上我把这古人来讲，  
怕的是叫人说短长。  
来此已是。  
薛保哪里？

(白)

(薛保上。)

薛保 (白)

是哪个叫门？

薛子奇 (白)

你老爷还家。

薛保 (白)

我家老爷镇江已死，人死哪有复生之理？

薛子奇 (白)

镇江死的那是王文，不要多言，家中还有何人？

薛保 (白)

现有三娘。

薛子奇 (白)

有请你三娘。

薛保 (白)

有请三娘。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念)

昨夜灯花落地，必有喜事临门。

薛保 (白)

参见三娘。

王春娥 (白)

薛保何事？

薛保 (白)

我家老爷回来了。

王春娥 (白)

喂！你家老爷命丧镇江，人死哪有复生之理？

薛保 (白)

老奴本是这样言讲，他惊道镇江死的王文。

王春娥 (白)

领我去看。

行路人在哪里，行路人在哪里？

薛子奇 (白)

三娘！

王春娥 (白)

喂！你是什么人，叫我三娘！

薛保叫他往下站！

薛保 (白)

往下站。

王春娥 (白)

薛保你去问他，当年怎样失散，怎样离别。讲个字字相同，就是老爷回家。倘

若一字有差，送在公堂办理！

薛子奇 (白)

三娘、薛保不要动怒。听我道来。

(二黄慢板)

叫三娘、老薛保莫要乱嚷，

听丈夫把此话细与你讲：

想当年家贫穷难以顾瞻，

因此上去贸易投奔外乡。

出门去遇王文中途路上，

我二人做伴去到镇江。

到后来有王文镇江命染，

老薛保错搬尸转回家乡。

尊三娘你何不前思后想，

哪一个人死后又来还阳？

王春娥 (白)

哦！

(二黄慢板)

王春娥听一言喜从天降，

幸喜得奴丈夫转回家乡。

想当年我的夫青春模样，

到如今三绺须打落在胸前。

人人说个个讲儿夫丧命，

哪有个人死后又来还阳？

常言说人一死休要妄想，

阴曹府哪有个放鬼的阎王？

莫非是夫妻们梦中相望？

(白)

哦！

(二黄慢板)

猛抬头又只见红日当光。

一霎时腹内事明星亮亮，  
不枉奴王春娥守节一场。  
不知老爷回家，多有得罪。

薛子奇 (白) 好说。

王春娥 (白) 老爷请坐。

(薛子奇坐。)

薛子奇 (白) 有座。

(薛子奇望。)

王春娥 (白) 老爷看些什么？

薛子奇 (白) 为何不见大娘、二娘，往哪里去了？

王春娥 (白) 休要提起。一言难尽。

(二黄原板)

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  
听为妻把此话细对你言：  
恨张、刘她二人与你吵闹，  
怒闹了你老爷投奔外乡。  
人人说薛老爷镇江丧命，  
老薛保错搬尸转回家乡。  
将尸首放至在梨花枕上，  
咱三人身穿白哭倒灵堂。  
二贱婢一不哭二不望，  
不满了三个月改变心肠。  
二贱婢反罗裙去把荣享，  
把三从和四德放在哪厢！  
撇下了你的儿无有教养，  
妻送他学房中苦读文章。  
喜只喜汉王爷开了考选，  
你的儿去赶考未见回还。

薛子奇 (二黄原板)

听一言气得我火焚心上，  
这件事倒叫我箭穿胸膛，  
从今后把荣华休要妄想，  
二贱婢无有福另嫁夫郎。

(家院上。)

家院 (白) 小东人回家。

薛保 (白) 小东人回家。

薛子奇 (白) 吓夫人，哪个小东人回家？

王春娥 (白) 想必是你我儿子得中回家。

薛子奇 (白) 叫他进来。

王春娥 (白) 慢着。既然得中回家，必须下一请字。

薛子奇 (白) 里面有请。

薛保 (白) 里面有请。

王春娥 (白) 你我迎上前去。

(四龙套、薛倚同上。)

薛子奇 (白) 不认识了。

薛倚 (白) 母亲在哪里？

王春娥 (白) 你拜过你父再拜为娘。

薛倚 (白) 我父镇江命丧，人死哪有复生之理？

王春娥 (白) 镇江死的那是王文。不要多言，上前拜过。

薛倚 (白) 爹爹请上受孩儿一拜。

薛子奇 (白) 慢着。堂前现有你母，哪有为父！

王春娥 (白) 哎老爷，你我儿子，不知者不怪罪。

薛子奇 (白) 好。不知者不怪罪，受我儿一拜。

薛保受过千辛万苦，受我俱家一拜。

薛倚 (白) 正是：



(念) 一十三载未见亲，今日才见我父身。幸喜父子重相见，好似花开月团圆。

薛子奇 (念) 当年离家从头起，

王春娥 (念) 教子成名费心机。

薛倚 (念) 我母贞守在机房，

薛保 (念) 月中丹桂连生枝。

薛子奇、  
王春娥、  
薛倚 (同白) 好一个“月中丹桂连生枝”。

薛子奇 (白) 忠孝儿，随为父来吓。

薛倚 (白) 儿来了。

(薛子奇、薛倚同下。)

王春娥 (白) 薛保，你随我来罢。

薛保 (白) 来了。

(王春娥、薛保同下。)

## 【第四场】

(张永、四小太监同上。)

张永 (白) 咱家张永。今有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万岁命咱前去封官。孩子们催骑。

(张永、四小太监同下。)

## 【第五场】

(薛子奇上。)

薛子奇 (念) 三娘贤慧无比，才得教子成名。

(薛倚上。)

薛倚 (念) 机房受母教管，恩情何日报来。

薛子奇 (白) 忠孝儿。

薛倚 (白) 儿在。

薛子奇 (白) 有请你母亲。

薛倚 (白) 有请母亲。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子) 教子登高，不用我枉费心劳。

薛子奇 (白) 吓，夫人请坐。

王春娥 (白) 有坐。

薛子奇 (白) 吓，夫人，凤冠霞佩，为何不穿戴？

王春娥 (白) 凤冠霞佩，自有大娘、二娘穿戴。哪有我穿戴的？

薛子奇 (白) 三娘！

(二黄摇板) 二贱婢福薄无有份，  
她怎能受荣华头戴凤冠？  
三娘受过雪里寒，  
这凤冠霞佩理当穿。

王春娥 (二黄摇板) 听一言气得我团团打颤，  
听为妻将前事细话一番：  
想当年有一封家书回转，  
一字字一行行写有上边。  
书函上写的是张、刘二氏，  
并无有王春娥添上一言。  
一大二小三奴婢，  
为奴婢我怎把霞佩来穿？

薛倚 (白) 哦！

(二黄原板) 薛忠孝来用目看，

我只见爹爹为了难。  
手拿凤冠双膝跪，

(薛倚跪。)

薛倚 (二黄原板) 尊一声母亲听儿言：  
母亲受过雪里寒，  
这凤冠霞佩理当穿。

王春娥 (二黄原板) 我的儿跪面前把我来劝，  
为娘的摇手不敢当。  
将儿的凤冠霞佩桌上放，  
自有你大娘、二娘穿。

(薛保上。)

薛保 (二黄原板) 薛保抬头用目看，  
看他二人为了难。  
手捧凤冠双膝跪，  
三娘！

(白)

(薛保哭。)

薛保 (二黄原板) 这凤冠霞佩理当穿。  
王春娥 (二黄原板) 见薛保哭得我心中怜悯，  
(白) 老薛保，老薛保。  
薛倚 (白) 母亲穿戴了罢！  
王春娥 (二黄原板) 忠孝儿子跪面前。  
知道还说他不是，  
不知道说我不贤。  
罢罢罢，看在我儿面，  
头戴凤冠霞佩来穿。

张永 (内白) 圣旨下。  
薛子奇 (白) 夫人请至后面。  
(王春娥下。)

薛子奇、  
薛倚 (同白) 有请！  
薛保 (白) 有请！  
(四小太监、张永同上。)

张永 (白) 圣旨下，跪。  
(薛子奇、薛倚、薛保同跪。)

张永 (白) 今有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钦赐四字匾，忠孝节义。望阙谢恩。

薛子奇、  
薛倚 (同白) 谢万岁！  
有劳公公，捧旨前来，后堂留宴。

张永 (白) 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告辞了。  
薛子奇 (白) 奉送。  
(张永、四小太监同下。)

薛子奇、  
薛倚 (同白) “忠孝节义”。  
打扫祖先堂一祭。  
(薛子奇、薛倚、薛保同下。)

## 【第六场】

(四小太监引王恩同上。)

王恩 (念) 我奉君命诏，不辞驾而行。  
(白) 咱家王恩。只因薛广镇守镇江有功，圣上有旨，命咱家前去封官。  
孩子们打道。  
(王恩、四小太监同下。)

## 【第七场】

(薛子奇、王春娥、薛倚同上。)

薛子奇 (念) 春前有雨花开早，  
王春娥 (念) 秋后无霜叶落迟。  
薛倚 (白) 参见爹娘。

薛子奇、  
王春娥 (同白) 罢了。一旁坐下。  
薛倚 (白) 儿谢坐。  
王恩 (内白) 圣旨下。

(薛保上。)

薛保 (白) 禀老爷：圣旨下。  
薛子奇 (白) 香案伺候，举家接旨。  
薛保 (白) 是。

(四小太监引王恩同上。)

王恩 (白) 圣旨下跪。

(薛子奇、王春娥、薛倚、薛保同跪。)

薛子奇、  
王春娥、  
薛倚、  
薛保 (同白) 万岁！  
王恩 (白) 听宣读诏曰：只因薛子奇镇守镇江有功，圣上见喜，封为忠义大夫。薛忠孝少年登科，外赐孝义科家。王氏春娥教子成名，封为节义夫人。老薛保为主受过千辛万苦，封为职机员外郎，恩赐龙头半拐，哪家争吵打死无论。又命本处地方官，在十字街前，与三娘盖造贞节牌坊一座，留名千古。前赐“忠孝节义”四字牌匾。悬挂中堂。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薛子奇、  
王春娥、  
薛倚、  
薛保 (同白) 谢万岁！  
王恩 (白) 请过圣命。  
薛子奇 (白) 有劳公公捧旨前来，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  
王恩 (白) 为国钦劳，何言风霜之苦。  
薛子奇 (白) 后堂留宴。  
王恩 (白) 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告辞了。  
孩子们打道。

薛子奇、  
王春娥、  
薛倚、  
薛保 (同白) 送公公。  
王恩 (白) 免送。

(王恩、四小太监同下。薛子奇、王春娥、薛倚、薛保同笑。)

薛倚 (白) 吓，薛保看官诰过来。  
薛保 (白) 是。  
官诰在此。

(薛倚跪。)

薛倚 (白) 母亲，孩儿上京一步身荣，挣来的凤冠霞佩，母亲请穿请戴。  
王春娥 (白) 为娘穿了你父的，穿戴不了许多，供在祖先堂前。  
薛倚 (念) 愿母亲长戴长穿，  
王春娥 (念) 喜我儿官上加官。  
薛倚 (念) 父子们名登京榜，  
薛保 (念) 双官诰万古流传。  
薛子奇 (白) 好一个“万古流传”！府门照事。

(张氏、刘氏同上。)

张氏 (念) 天不怕，  
刘氏 (念) 地不怕，  
张氏 (念) 怕只怕薛保老人家。  
刘氏 (念) 怕处有鬼，  
张氏 (念) 裤子有你，  
刘氏 (念) 晓出有嘴，  
张氏 (念) 哈，有嘴怕只是他，  
刘氏 (念) 遇见偏就是他。

张氏、刘氏 (同念) 唤我大娘、二娘前来，  
张氏 (念) 实想改嫁享荣华。  
刘氏 (念) 不想吃了豆腐渣。

张氏、刘氏 (同白) 唤我们前来有何话讲？  
张氏 (白) 薛保在此。  
刘氏 (白) 我有些怕他。  
张氏 (白) 待我前去见他。

张氏、刘氏 (同白) 薛保，薛保！  
薛保 (白) 什么人大胆，敢叫我一声薛保？

张氏、刘氏 (同白) 你张、刘二奶奶。  
薛保 (白) 张、刘二妇。

张氏、刘氏 (同白) 二奶奶。  
薛保 (白) 在我家里是张、刘二奶奶，如今另行改嫁，还是二妇。

张氏、刘氏 (同白) 二奶奶也罢，二妇也罢。与我们传禀，就说我们两个回来了。  
薛保 (白) 叫谁与你们传禀？

张氏、刘氏 (同白) 叫你与我们传禀。  
薛保 (白) 你如今还劳不起我哩！  
张氏 (白) 我想妹子，人是自己的人。  
刘氏 (白) 门是自己的门。何用你传。你我自己进去。  
薛保 (白) 不必进去。

(张氏、刘氏同进门。)

张氏、刘氏 (同白) 老爷我们回来了，与你恭喜罢！  
薛子奇 (白) 哈，无耻贱人，还不往下站！  
薛保 (白) 往下站！  
薛子奇 (白) 三娘，当日二贱人，怎样为难与你，上前述骂！  
王春娥 (白) 老爷！  
(唱) 未开口先掉下伤心泪，  
把前情已在说明白：  
谢老爷你请来妾身赎罪，  
毁骂那二贱人不可怪说。

薛子奇 (白) 不怪与你。  
王春娥 (唱) 叫薛保搭了坐将帘卷起，  
太夫人出堂来细看明白。  
出言来骂一声无耻贱婢，  
抬起头睁开眼看我是谁？  
想当年拷打我悔也不悔，

为奴的倒受了凤冠霞佩。  
恨起来把张氏剔骨剔髓，  
恨不得将刘氏火化成灰。  
只骂声二贱婢无言对答，  
叫薛保你与我赶出门外。

薛子奇 (唱) 王夫人息怒且归位，  
二贱婢把我的双目气黑。  
想当日我四人鸾交凤配，  
夫在世妻改嫁是何道理？  
既改嫁你何必心思追悔，  
你只知王夫人有三从四德。  
只骂得二贱婢无言答对，  
叫薛保你与我把二贱婢赶出门外。

薛保 (白) 出去罢！

张氏 (白) 妹子，状元是你养的，我抱大的。我二人分状元来。

薛子奇 (白) 老爷，状元是她生的，是我抱大的。我们要分状元。

薛倚 (白) 哈！天子贵客岂是你们分的？还不往下站！

薛倚 (白) 状元过来，庭前有两个妇人，上前认过。哪个是你的生母，扯来见父。

薛倚 (唱) 遵命。  
未开言在庭前先恕过罪，  
出帘来到庭前细看明白。  
二妇人脸黄真像鬼，  
破布衫不遮体令人伤悲。

张氏、  
刘氏 (同白) 薛倚哥，我儿认娘来。

薛倚 (唱) 她声声叫的我名讳，  
气坏了黄榜进士客。

张旦 (白) 我是你大娘，把我认下罢！

薛倚 (唱) 你虽是大娘不认你，

刘氏 (白) 我是你亲娘，将我认下罢！

薛倚 (唱) 是亲娘你不该两分离。  
走上前来双膝跪，  
二老爷娘听明白：  
二老双双同在位，  
叫孩儿上前认认谁？

王春娥 (西皮导板) 小冤家莫跪且请起，  
(薛倚起身。)

王春娥 (西皮原板) 随娘上前去细看说分明：  
这是你大娘张家女，  
那是你亲娘叫刘氏贱婢。  
你的父镇江去贸易，  
一去三载无信息。  
这两个贱人心改变，  
反穿罗裙去嫁人。  
要带我儿娘不肯，  
庭前吵了个乱纷纷。  
多亏邻居来帮助，  
我才把贱人们赶出了门。  
留我儿三岁未满狠不狠，  
为娘恩养你成人。  
我把此话不说尽，  
我的儿后来怎为人？  
往下退来再休问，

把情留下二三分。  
假意儿上前把她劝认，  
那是大娘、二娘，想当年是我的过犯，待我与你赔理。

张氏、  
刘氏  
王春娥

(白)

(同白)

(白)

(唱)

是我们的不是。我们与你跪下罢。  
哈！  
无耻的贱婢们敢说情理！  
你说我一家人统身死尽，  
老天爷保佑我直到如今。  
这不是老爷把他问，  
谁是假来谁是真？  
你看我头戴甚身穿甚，  
上下绸缎裹了身。  
头上凤冠整一整，  
袍袖挥挥足下尘。  
在庭前三摇又两步，  
我还要扭那一个不称我是太夫人。

薛子奇  
王春娥

(白)

(唱)

太夫人！  
骂贱婢使得我口干舌燥，  
叫薛保打杯茶来润润唇。

薛保  
王春娥

(白)

(白)

(唱)

打茶来了。  
不用了。  
薛保打茶我不要，  
故意耍笑二贱人。  
越说越恼越加恨，  
叫薛保把无耻的贱婢赶出门。

薛保  
张氏  
刘氏  
张氏  
刘氏  
薛保  
薛子奇

(白)

(唱)

(唱)

(唱)

(唱)

(白)

(白)

哦，赶出去！  
听她言来心好悔，  
自己错了去怨谁？  
走上来坐在庭前内，  
再看老爷说端的。  
她二人坐在庭前，一定要发赖了。  
吩咐下去，在十字街前，与三娘盖造贞节牌坊一座。叫她二人，与三娘看守牌坊。每月给她斗米面。叫她们看守牌坊去罢。

薛保

(白)

哎，起来罢！老爷吩咐下来，在十字街前，三娘盖下贞节牌坊，叫你二人看守牌坊去罢。

张氏、  
刘氏  
薛保  
张氏、  
刘氏

(同白)

(白)

(同白)

(张氏、刘氏同下。)

薛保  
薛子奇  
薛保  
薛子奇  
薛保  
薛子奇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念)

老爷，她二人去了。  
薛保，你从今往后，你我不必主仆相称。  
怎样相称？  
你我弟兄相称。  
老奴不敢。  
不怪与你。正是：  
幸喜骨肉重相会，父子一同受圣恩。

薛子奇、  
王春娥、  
薛倚、  
薛保

(同笑)

哈哈哈哈！

---

(众人同下。)

(完)